

元好问诗文里的忻州

□张斯直 李艳秋



忻州是一处自然风光秀丽、历史底蕴厚重的地方，“金元文宗”元好问便出生于此，其童年与少年时代虽曾短暂离开，但大部分时光均在这里学习、生活。长大成人后，元好问远赴外地拜师求学，历经多次科考终获成功，跻身仕途，在金朝为官任职。金灭亡后，他怀着“国亡史不可亡”的坚定信念，返回故乡忻州潜心修史，其间多次外出搜集史料，拜访贤良。同时以一介“金国遗民”的视角审视、描摹忻州，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。这些诗文，对当代人们重新认识忻州、了解忻州，进一步弘扬忻州文化与忻州精神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。

山川秀美，物象瑰丽

忻州位置独特，山峦平川相连，境内有滹沱河、云中河、系舟山、陀罗山、金山等。独特的地理条件，为元好问进行诗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自然基础。

1240年，元好问回到家乡居住。这年春天，他目睹系舟山春日盛景，写下著名诗作《赋瓶中杂花七首》。诗中一句“东山一道花如绣，从此他乡不是春”，满怀热忱地歌颂了家乡美景。此外还运用多种手法描摹春日花朵的清丽与灵动，结尾以“看看海棠如有语，杏花也到退房时”收束，生动展现了忻州山花烂漫的景致。

元好问在福田寺整理野史期间，游历考察了忻州各处名胜古迹。他在《陀罗峰二首》中云“凿开混沌露元气，散布兜罗弥梵天”“初惊灵鹭多飞石，更信金牛有洞天”，描绘了陀罗山的雄奇险峻。描写金山的诗为“攒青叠翠几何般，玉镜修眉十二环。常着一峰烟雨里，苦才多思是金山”，细腻勾勒出夏季金山雨雾缭绕、草木葱茏的美景。

秋天是一年景物最丰饶的季节，居于系舟山的元好问对此深有体会，遂作诗：“霜气一偃薄，杳杳秋山空。临高望烟树，黄落杂青红。造物故豪纵，穷秋变春容。锦障三百里，不尽台山东。粲粲黄金华，罗生蒿艾丛。野人不知贵，幽香散秋风。秋物自横陈，顾揖苦不供。谁能摇醉笔，吐句凌清雄。”该诗对系舟山秋景进行了细致描绘，字里行间满是元好问对景色的喜爱与赞美之情。

元好问以忻州雪景为题材创作了诸多诗作，如《读书山雪中》《十月二十日雪中过石岭关》《十一月五日暂住西张》等，这些诗作生动勾勒出一幅瑞雪飘飘的北国风光图。有一年，元好问返回忻州时乡亲们设宴款待，彼时恰逢天降大雪，他在《读书山雪中》记录了此事。诗曰“东家西家百壶酒，主人捧觞客长寿”，生动再现了当时乡亲们欢聚、举杯同庆的热烈场面。而“山灵为渠也放颠，世界幻入兜

罗绵。似嫌衣锦太寒乞，别作玉屑妆山川”之句，则将山川银装素裹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入住福田寺后，元好问兴致未减，又作诗云“四山寒雪夜深明，未恨崔嵬失旧青”，足见当时雪势之大，“微云河汉非人世，太古鸿荒见典型”，以细腻笔触描摹忻州冬日的雄浑魅力。

人杰地灵，重情重义

元好问的诗文中，记载了诸多与忻州有关的人物。尤其以记文、墓铭等文体，真实记载了金元时期生活在忻州的人物，包括自己的亲人。在《开创滹水渠堰记》中，他介绍了忻州官员李侯的政绩，其行事充满正能量，彰显了为官者的担当；在《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》中，元好问以州牧郝侯的名义作文，列举忻州历代贤良，论证修建学府的重要性，文末写道：“既责任之有归，岂经营之敢后？下车修庠序之教，犹窃恨其迟；扶杖思德化之成，夫何远之有？”从文中不难看出，郝侯是一位知责尽责、勇于担当的好官。在《续夷坚志》中，元好问记录了部分奇人异士，从侧面印证忻州人杰地灵的特质。

忻州地处晋西北，自古便有诚信做人、重情重义的优良品德。金朝覆灭后，元好问卸去官职，以金国遗民身份回归故土。然而忻州百姓并未冷遇这位归乡游子，反而对他热情相待，这份情谊从他所作的诗句“东家西家百壶酒，主人捧觞客长寿”中便可深切感受。之后，州牧郝侯请他代为撰写忻州新修学府的相关文稿，元好问欣然应允，写下《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》，既体现了郝侯对他的信任与器重，也彰显了其重情重义的品性。

元好问居于福田寺，常和友人相聚，谈古论今、吟诗作赋。他在诗中云，“三人成邂逅，又复得欢伯。欢伯属我歌，蟾兔为动色”，众人直至黎明仍谈笑不止，“一笑鸡未鸣，虚窗自生白”。这般畅所欲言、意犹未尽的相处，唯有挚友间才能拥有，彰显了元好问与友人深厚的情谊。



遼山園 张存良摄

与书同行

人生是永恒的权衡，如同在命运跷跷板上寻找平衡支点。袁志发新作《拿起放下：你想怎样活出快乐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），便是一部指引人在生命中优雅平衡的“韵律指南”。

该书的核心密码在于“韵律”二字。袁志发在书中坦言，直到退休离职后，他才有幸意识到，如同诗词有韵律一样，人生也是有韵律的。韵律，在诗词中堪比醉人的美味，而在人生中则堪称快乐的密码。诗词的韵律是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，人生的韵律则涵盖生命价值与生存艺术；诗词有韵律才有品位，人生有韵律才有意义。让诗词富有韵律是少数文人的事情，让人生富有韵律却是每个人的追求。

这种人生韵律不是机械的节奏，而是生命动态中的和谐。它体现在“拿起”时的果敢与“放下”时的从容之间，体现在“进”的锐气与“退”的智慧之间，体现在“得”的喜悦与“失”的坦然之间。在“拿起”中“放下”，在“放下”中“拿起”，方能让人生如同一首美丽的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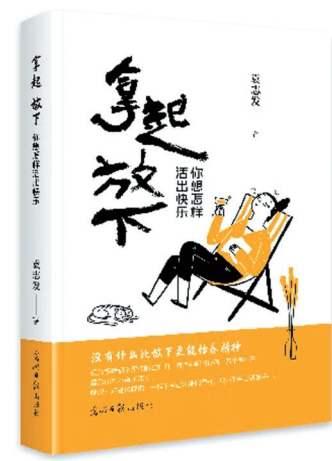
袁志发洞见了所有“拿起”都暗含着“放下”的必要。关于人与钱，他直言“钱的作用实在有限，有钱不如没病好，存钱不如存健康”；关于忙与闲，他认为“忙是对生命潜能的一种释放，闲应当成为对生命的一种修复和充实”。这种辩证思维贯穿全书，将每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都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观照。当他说“电梯能上能下，人也应当能上能下”时，他谈论的不仅是职场进退，更是生命应有的弹性。

书中对“和谐”的阐释尤为精妙。他认为和谐是逻辑、境界、平衡，更是艺术与力量，并用运动员的完美表现生动诠释：高低杠选手的能上能下、平衡木选手的稳而不僵、登山选手的坚韧攀登，皆展现了对立面和解的高级智慧。他直言，生活失衡皆因偏执一端，忽视“对立统一”的规律，人生顺逆皆系于此。同时，他警示“执着过界成固执，自信过界成自负”，对“度”的坚守堪称清醒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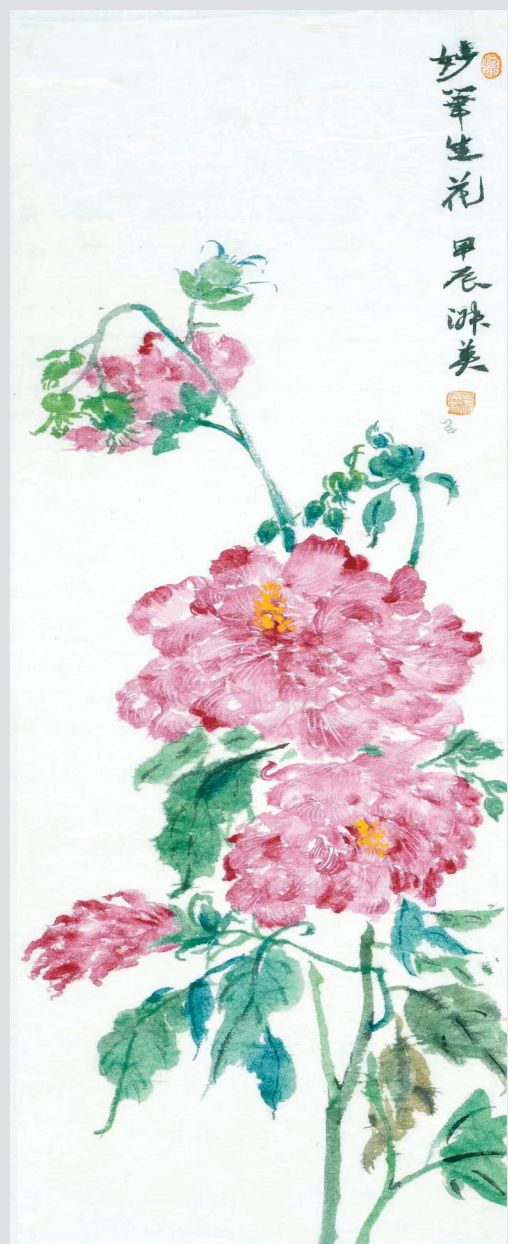
袁志发坦言，该书源于亲身感悟，旨在指引人们在生活中少迷茫烦恼、多从容淡定。在读者眼中，这部书最珍贵的价值，是让人们提供了安顿内心的可能，它不承诺简单快乐，而是让人在接纳生命矛盾后获得辽阔的内在自由，堪称心灵解放与生命自由的指南。他亦不认可“高科技能解决一切幸福问题”的观点，强调快乐与幸福源于灵魂深处。世间万物皆有韵律，人生韵律是生命深处的法则，幸福便是其外化的馨香。学会在“拿起”与“放下”间寻得专属节奏，便奏响了生命最深沉圆满的和声。

读袁志发的《拿起放下：你想怎样活出快乐》

□欧阳梦云



画说



弓淑英作

瓷器背后的文人雅意

□许鑫城

瓷器融入日常生活

中国文人率性求真，将器用之道与清雅之美相统一，造物隽永，文脉流芳。历代文人身处自然山水之间，独得闲适雅逸之趣，而闲事中的一件件器具，诸如以文房用具、花器、香器、茶器、酒器为代表的瓷器，也渐得风韵。如宋建窑黑釉盏、影青釉曾祖执壶、嘉靖青花云纹三足炉、万历青花云龙纹笔船、康熙五彩折枝花卉纹觚等，皆集中体现了从宋元到明清古人文房雅集用瓷的发展历程。

作为瓷器审美与消费的主流群体之一，文人不仅是瓷器的使用者，更是审美标准的制定者；他们或直接参与瓷器设计，或以诗文题跋赞美瓷之雅趣，让瓷器超越了器用层面，融入生命体验与文化情怀。



康熙五彩折枝花卉纹觚



乾隆粉彩绿里花形杯

明末天启、崇祯两朝，在“官搭民烧”的制度下，官窑和民窑界限被打破，民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。加之商品经济快速发展，文人士宦群体迅速壮大，给瓷器带来了大量的消费需求和新颖的创作灵感。书画家、造园家米万钟便开创了文人订造瓷器的先河，引领明末瓷器私人定制的新风尚。目前所见“天启年勺园制”“天启年米石隐制”等署款瓷器都是米万钟订制的私人用瓷。不论是宴席雅集间，还是书斋厅堂处，目之所及，文人署款瓷融入的是器主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，彰显着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表达。

瓷器承载价值追求
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中

国古代文人将这一哲学智慧融入造物实践，以瓷器为媒介，构建起“道器相通，物我与我”的精神体系。他们借瓷抒情、托物言志，在盈尺之间承载起山水情怀、崇古之志与自然之趣，而这些浸润着文人精神的瓷器，也成为后世窥探古人处世态度与人生哲学的重要窗口。无论是青花的山水旷野，还是粉彩的雅致小景，都成为文人隐逸思想的物化载体，每一次凝视与触摸，都能感受到文人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。

仿古瓷的兴起与盛行，则见证了“崇古好古”的审美情怀与价值取向。宋代，文人之间掀起一股考古之风，仿古瓷器开始大量出现。宋瓷瓷器以“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”隐喻文人的审美理想和生活格调，“一色胜万彩”的素雅之美与“天然去雕饰”的自然肌理契合他们对纯粹、本真的追求。明清时期，制瓷业领域也掀起复古风潮。以雍正仿官釉葵口盘为例，通体施天青色釉，口沿及底足呈铁褐色，釉面肥厚莹润，开片纹理呈现铁色，是雍正朝模仿宋代官窑瓷器“紫口铁足”的典型器。

相比之下，仿生瓷则源于对自然的崇尚，以丰富的造型模拟自然物象，取材生动，花草蔬果、鸟兽虫鱼，以至木石纹理皆可入瓷。它们或泼辣清新，或简练朴素，既展现了工匠高超的塑形技艺，更传递着“天人合一”的造物思想以及追求野趣、崇尚自由、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。如元龙泉窑荷叶盖罐、万历青花梵天莲瓣盘、乾隆粉彩绿里花形杯、道光木纹釉花盆等，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馆藏仿生瓷器。

探源溯源

“邢客与越人，皆能造兹器。圆似月魂堕，轻如云魄起。”这是唐人皮日休咏茶瓯的诗作。“月魂”“云魄”不仅是对瓷器的赞美，更寄托了诗人的风雅情趣。江南之地，钟灵毓秀，人文荟萃。文人嗜于赏玩，敏于审美，而瓷器则以其造型、装饰、功用为历代文人所钟爱。

瓷器寄寓审美意趣

瓷器绝非只是简单的日用器物，而是社会审美的物化载体。古代文人以“雅”为核心追求，既推崇“清水芙蓉”的天然意趣，也偏爱“诗画入瓷”的书卷气息，这种审美偏好直接主导了瓷器的造型、纹饰与釉色演变——文人诗与画的流转，传递着瓷器审美意趣的流淌更迭。

文人作诗咏瓷，传诵瓷器千年之美。“啄瓷作鼎碧于水，削银为叶轻如纸”，青瓷釉色苍翠，如一汪碧波荡漾的春水，万物生发；“定州花瓷瓦，颜色天下白”，白瓷类银似雪，素净淡雅，恰合文人纯洁静谧的审美追求；“白釉青花一火成，花从釉里透分明”，青花瓷以其绚烂多姿又不失素雅明净的气韵赢得文人青睐；“落霞彩散不留形，浴出长天霁色青”，霁蓝釉如雨后湛蓝之色，通透而深邃，寓意天下安宁。

文人以画绘瓷，引领瓷业审美风尚。山水、楼阁、花鸟、人物，皆可入瓷，写胸中逸气，抒人生豪情。瓷画共赏，观者既可在不同艺术载体中体察技艺的借鉴融通，又能感受文人审美意趣在瓷器与绘画间的自由流淌。